

西遊記四

無

底

洞



# 無底洞 目次

盤絲洞七女遭殃……………一

鳳仙郡勸善施雨……………八

行者三進無底洞……………一六

通天河觀音救難……………三〇

爲師惹出一窩獅……………五六

賞元宵犀牛作怪……………七五

寇員外喜待高僧……………九一

取真經功德圓滿……………一一〇

## 盤絲洞七女遭殃

三藏別了樵夫，繼續西進，日子過得真快，不覺秋去冬殘，又是春光明媚。師徒們在路上正在觀賞風景，忽見不遠處有一座莊院，三藏就下馬立在大道旁。行者問道：「師父，這條路平坦無妖邪，因何不走？」八戒道：「師兄好不通情理！師父在馬上坐得困了，也讓他下來舒舒筋骨。」三藏道：「不是舒筋骨，我看那邊是個人家，想自己去化些齋吃。」行者笑道：「你看師父說的是那裏話，你要吃齋，我替你去化，俗語說：『一日爲師，終身爲父。』那有做弟子的高坐，教師父去化齋的道理？」三藏道：「不是這等說，平日一望無邊無際，你們沒遠沒近的化齋，今日人家逼近，可以叫應，也讓我化一個來。」八戒道：「師父沒主張，你是個父輩，我們都是弟子，古書上說的好：『有事弟子服其勞。』等我老豬去。」三藏道：「徒弟啊，今日天氣晴朗，和那風雨的時候不同。這個人家，等我去，有齋沒齋，可以馬上回來走路。」沙僧在旁笑道：「師兄，不必多說，師父的心情如此，不必違拗，若惱了他，就化了齋來，他也不吃。」

八戒聽了，取出鉢盂，給他換了衣帽。三藏來到莊前，只見石橋高聳，古樹森森，溪水

潺潺，橋那邊有數間茅屋，清雅幽靜，窗前坐着四個女子，正在做針線。長老見那人家沒個男兒，只有四個女子，不敢進去，將身立定，約有半個時辰，一發靜悄悄，雞犬無聲。心想：「我如沒有本事化頓齋飯，也惹那徒弟笑我。」只得走過橋，又走了幾步，只見那茅屋裏面有一座八角亭，亭子下又有三個女子，嘻嘻哈哈的在那裏踢球哩。

三藏等得時辰久了，只得上前高叫道：「女菩薩，貧僧這裏請緣布施些齋飯。」那些女子聽見，一個個喜喜歡歡拋了針線，撇了球，都笑吟吟的接出門來道：「長老，失迎了。今到小莊，決不敢在路邊齋僧，請裏面坐。」三藏聽了，心中暗道：「好啊，西方正是佛地！女流尚且注意齋僧，男子那有不虔心向佛的？」三藏向前合掌行禮，隨她們進入茅屋，有一女子，又上前推開一扇石門，請唐僧裏面坐。那長老只得進去，忽抬頭看時，鋪設的都是石桌石凳，冷氣陰陰。長老心驚想道：「這去處少吉多凶，一定不好。」那些女子笑嘻嘻的道：「長老請坐，請問寶山何處，化什麼緣？」三藏道：「我是東土大唐差去西天取經的，路過貴地，化些齋飯就走。」這時三個女子陪着說話，四個女子到廚房中燒水洗鍋，你道安排些什麼？原來是人油炒煉，人肉煎熬。不久拿了兩盤到石桌上放下，對三藏道：「倉卒間，不曾備得好齋，請勉強吃些吧！」三藏聞了聞，一股腥味，彎腰合掌道：「女菩薩，小僧

是胎裏素。」那女子笑道：「長老，這是素的。」三藏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如說這是素的，我和尚吃了，別想再見得世尊，取得經卷。」衆女子道：「長老，你出家人，切莫挑三揀四，吃些兒吧！」三藏道：「怎敢，怎敢！實是不敢吃，恐破了戒，望菩薩養生不如放生，放我和尚出去吧！」

三藏掙着要走，那些女子攔住門，怎麼肯放，都說：「上門的買賣，倒不好做！你往那裏去？」她們都會些武藝，手脚又靈活，把長老扯住，順手牽羊，撲的撲倒地上，用繩子捆了，高高地吊在梁上，又掀起上衣，各神顯通，一個個從肚臍眼中，骨都都地冒出鴨蛋般粗細的絲繩來，一下子把屋子遮得沒了影蹤。

再說八戒、沙僧都在大道旁等候，只有行者頑皮，在樹上跳來跳去摘菓子吃。忽回頭，只見一片光亮，慌得跳下樹來，喝道：「不好，不好！師父造化低了！」八戒、沙僧一看，只見那莊院像雪、銀一片光亮。八戒道：「罷了，罷了！師父遇着妖精了，我們快去救他！」行者道：「賢弟莫叫嚷，等老孫去來。」

他束一束虎皮裙，掣出金箍棒，兩三步跑到前邊，看見那絲繩纏有千百層厚，橫的直的，密密層層，用手一按，有些發沾。行者更不知是甚麼東西？隨即捻一個訣，唸一個咒，拘

得個土地老兒在廟裏就像推磨的一般亂轉。土地婆兒道：「老兒，你轉怎的？好道是羊兒風發了！」土地道：「你不知！你不知！有一個齊天大聖來了，我不曾接他，他在那裏拘我哩。」婆兒道：「你去見他便了，卻如何在這裏打轉？」土地道：「若去見他，他那棍子好重，動不動就打哩！」婆兒道：「他見你這麼老了，那裏就打你？」土地沒奈何，只得走出去，戰兢兢的，叫道：「大聖，當境土地叩頭。」行者道：「你且起來，不要假忙，我且不打你。我問你，這裏是甚麼地方？」土地道：「這山叫盤絲嶺，嶺下有一洞，叫做盤絲洞。洞裏有七個女妖精，每日裏到離此三里遠的一個名叫濯垢泉的溫泉去洗浴，一天三次，現在中午時間，大概就快要出來了。」行者聽了道：「土地，你且回去，等我自家拿他吧。」那土地老兒磕了一個頭，戰兢兢的，回本廟去了。

大聖於是搖身一變，變作個蒼蠅兒，停在路旁草梢上等待。只聽得有呼呼吸吸的聲音，不多一會，絲繩都沒了，依然現出村莊，又聽得呀的一聲，柴門開處，走出七個美麗的女子來，一個個手挽着手，有說有笑的，走過橋來。行者想聽她們說些什麼，就飛到前面走的女子雲鬢上停住。只見後邊的一個走上前來說道：「姐姐，我們洗了澡，來蒸那胖和尚吃。」行者暗笑道：「這怪物好沒算計！煮還省些柴，怎麼倒要蒸了吃！」那些女子走了一段路，

只見一座門牆，十分壯麗，推開門，中間果有一塘熱水，約有五六丈闊，十丈多長，內有四尺深淺，水清見底，底下水就像滾滾珍珠，骨都都冒將上來。池邊又有一個亭子，中間近後壁處放着一張板櫬。兩邊放着兩個綵漆的衣架。

那些女子見水又清又熱，便要洗浴，就一齊脫了衣服，搭在衣架上，一齊跳下水去，躍浪翻波，游水頑耍。行者道：「我如要打她們，只消把棍子往池中一攪，就叫做『滾湯潑老鼠』，一窩兒都是死。」可憐！可憐！打便打死她，只是低了老孫的名頭。俗語說：「男不與女鬥。」我這般一個漢子，打殺這個丫頭，着實不濟。還是讓我送她們一個絕後計，教她們動不得身，却不是好？」只見行者搖身一變，又變作一個餓老鷹，呼的飛向前，輪開利爪，把他那衣架上搭的七套衣服，全部抓去，現出本相來見八戒、沙僧。

你看那猓子迎着笑道：「師父原來是典當舖裏拿了去的，沙僧道：「怎見得？」八戒道：「你不見師兄把那些衣服都搶來了？」行者放下道：「這是妖精穿的衣服。」沙僧道：「如何剝得這般容易、乾淨？」行者把經過情形說了，八戒笑道：「師兄，你凡幹事，只要留根，既見妖精，如何不打殺她，解救師父，看我去斬草除根。」八戒抖擻精神，歡天喜地，拉開步，一直跑到那裏。推開門，只見那七個女子還蹲在水裏，口中亂罵那鷹道：「這個扁

毛畜生，把我們的衣服都抓去，教我們怎的出去！」八戒拿了釘耙，大喝道：「好妖怪，竟要吃我師父，早伸過頭來，各築一耙，教你斷根。」

那些妖怪見八戒粗魯，舉着耙要打，慌了手脚，性命要緊，那裏還顧什麼羞恥，都跳出水，跑在亭子裏站住。作出法來，膺孔中冒出縷縷絲繩，搭了個大絲蓮，把八戒罩在當中。那獸子忽擡頭不見天日，要往外走，那裏舉得脚步！原來滿地都是絲繩，動動脚，跌個躑躅，左邊去，一個面磕地，右面去，一個倒栽葱，跌得八戒身麻脚軟，頭暈眼花，爬也爬不動，只睡在地下呻吟。那怪物只才出門回去，到了石橋上站下，唸動真言，把絲蓮收了。跑入洞裏，穿了衣服，又作法冒出絲繩，將洞門遮住。

八戒跌得昏頭昏腦，睡在地上，猛抬頭，絲蓮絲索都沒了，他才一步一步一探，忍着痛，找回原路。沙僧見他這樣，忙喊道：「不好！你闖了禍了，那怪一定回洞去害師父，我們快去救他！」行者一面跑，一面拘土地來問，才知是七個蜘蛛精，吐的絲繩，就是蜘蛛絲。

行者聽了，十分歡喜，來到洞外，將尾巴上毫毛拔下七十根，吹口仙氣，叫聲變，就變做七十個小行者，又將金箍棒吹口仙氣，就變作七十個雙角叉兒棒。每一個小行者，給他一根，他自家站在外面，一齊着力，將叉兒攪那絲繩，各攪有十餘斤，裏面拖出七個蜘蛛，足



有巴斗大的身軀，一個個攢着手腳，口叫：「饒命！」行者將又兒棒幌一幌，又回復成一根鐵棒，雙手舉起，把七個蜘蛛全部打死，却又將尾巴搖了兩搖，收了毫毛。三兄弟方才進入洞裏。只見三藏吊在標上哼哼的哭哩。行者就將繩索挑斷，放下師父。又尋了些乾柳、枯松，點上一把火，把洞烘烘的燒得乾淨。師徒們這才放心西行。

## 鳳仙郡勸善施雨

三藏師徒四人，離了盤絲洞，奔上大路。走了多日，忽見一座城市，三藏下了馬，進入城門，只見街衢冷落荒涼，又到市中心，見許多穿青衣的，左右擺列，有幾個冠帶的，立在屋簷下，他四個順着街行走，那些人也不謙讓，豬八戒把長嘴掬一掬，叫道：「讓路！讓路！」那些人猛擡頭，看見這怪模樣，一個個骨軟筋麻，跌跌撞撞，都道：「妖精來了！妖精來了！」三藏恐他們闖禍，上前施禮道：「貧僧是大唐駕下奉派去天竺大雷音寺求經的和尚，一則不知地名，二則尚未找到歇宿處，剛才小徒弟多有失禮，請多多原諒！」那官人却才回禮道：「這裏是天竺外郡，地名鳳仙郡，連年乾旱，郡侯差我等在此出榜，報求法師來雨救民。」行者道：「你的榜文在那裏？」衆官道：「榜文在此，剛才正在打掃走廊，還沒有張掛。」行者取來看了。三藏道：「徒弟們，你們那個會求雨，給他求一場來，以救萬民，也是一件好事。如不會，就走，別誤了行路。」行者道：「求雨有什麼難的？我老孫翻江攪海，吐霧噴雲，呼風喚雨，那一件不是幼年時要着玩的，有什麼希奇？」

衆官聽說，着兩個急去郡中報道：「老爺，萬千之喜。」那郡侯正在焚香默祝，聽得是

報喜，就問：「是什麼喜？」那官道：「今日領榜，方要在市中心張掛，忽來四個和尚，說是東土大唐差往天竺國大雷音寺拜佛求經的，見了榜就說能求雨，特來報知。」

那那侯不用轎馬多人，整衣步行，來到市中心。一見唐僧，不怕他徒弟醜惡，當街心倒身下拜道：「下官是鳳仙郡郡侯上官氏，誠心拜請老師祈雨救民，望老師大發慈悲，運神功，永感恩德。」三藏答禮道：「這裏不是講話處，待貧僧到寺觀後，才好行事。」那侯道：「老師回到小衙，自有潔淨處所。」

師徒們牽馬挑擔，來到府中，一一相見，那侯就命奉茶擺齋，那八戒狼吞虎嚥，放量飽吃一頓，忙得那些添菜的，一來一往，就像走馬燈一般。齋畢，唐僧謝了，却問：「那侯大人，貴處乾旱多久了？」那侯道：「一連三年乾旱，五穀不生，下官出榜招賢，幸遇真人，懇請施雨救民，願奉千金為酬。」行者聽說，滿面喜生，呵呵笑道：「別這麼說，若說千金為謝，半點甘雨全無，但論功積仁德，老孫送你一場大雨。」那那侯原是分清正賢良，愛民心重，就請行者上坐，低頭下拜道：「請老師慈悲，下官必不敢背德。」行者道：「請起，但煩你好生照顧我師父，等老孫行事。」他拉了八戒、沙僧，分列在兩邊，都站在堂下。那侯焚香禮拜，三藏坐着唸經。

行者唵動真言，即見正東上一朵烏雲，漸漸來到堂前，原來是東海龍王敖廣。那敖廣收了雲脚，化作人形，走向前，向行者躬身施禮道：「大聖喚小龍來，那方使用？」行者回禮道：「累你遠來，也沒別事，只是此間鳳仙郡，連年乾旱，問你如何不來下雨？」老龍道：「啟上大聖得知，我雖能行雨，但須受上天差遣。剛才大聖唵真言呼喚，不敢不來，大聖既有心濟拔，待小龍回海點兵，煩大聖到天宫奏准，請一道降雨的聖旨，我却好照旨意數目下雨。」

行者見他說話有理，只得發放老龍回海。然後將龍王的話和唐僧說了。唐僧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你就照着辦，切莫打誑話。」行者吩咐八戒、沙僧：「保着師父，我上天宮去了。」好大聖，說聲去，已是沒了影蹤。那郡侯膽戰心驚道：「孫老爺那裏去了？」八戒笑道：「駕雲上天去了。」郡侯十分恭敬，傳出飛報，教滿城大街小巷，不拘公卿士庶，軍民人等，家家供養龍王牌位，侍奉香火不題。

却說行者一個斛斗雲，來到西天門外，早見護國天王引天丁、力士上前迎接道：「大聖，取經的事完了嗎？」行者道：「也差不多了。今來到天竺國外郡，名鳳仙郡，那裏已三年不下雨，百姓生活艱苦，因此特來朝見玉帝請旨。」天王道：「那裏想是不該下雨哩。我曾

聽說：那郡侯無理，冒犯天地，上帝見罪，立有米山、麵山、黃金大鎖，要等此三事倒斷，才該下雨。」行者不知這是什麼意思，要見玉帝，天王不敢攔阻，讓他進去。來到靈霄殿下，四大天師將行者的來意說明。玉帝道：「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，我出行監觀天地四海，來到鳳仙郡，見郡侯不仁，將齋天的素供，推倒喂狗，口出惡言，冒犯上天，我即立下三事，在披香殿內，你們引孫悟空去看，如三事倒斷，即降旨給他，如不倒斷，且別管閑事。」

④ 四天師引行者至披香殿看時，見有一座米山，約有十丈高下，一座麵山，約有二十丈高下，米山邊有一隻拳大的雞，在那裏緊一嘴，慢一嘴的啄那米吃。麵山邊有一隻金毛哈巴狗，在那裏一點一點的舐那麵吃。左邊懸一座鐵架子，架上掛一把金鎖，約有一尺三四寸長，鎖挺有指頭粗細，下面有一盞明燈，燈焰兒燎着那鎖挺。行者看了，却摸不着頭腦，轉問天師。天師道：「那郡侯獨犯了上天，玉帝立此三事，直等到鷄啄盡了米，狗舐盡了麵，燈焰燒斷了鎖挺，那時才該下雨哩。」

行者聽了，大驚失色，再不敢啟奏，走出殿，滿面含羞。四天師笑道：「大聖不必煩惱，這是只宜『作善』可解。若有一絲善念，驚動上天，那米、麵山立刻就倒，鎖挺立刻燒斷。你去勸他歸善，福自來了。」行者點頭，也不辭別玉帝，逕出西天門，別了天門，降雲下

界。

那郡侯同三藏、八戒、沙僧、大小官員人等接着，都來動問。行者將郡侯喝了一聲道：「只因你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冒犯了天地，致使百姓受難，如今不肯降雨。」慌得郡侯跪伏在地道：「老師如何得知三年前事？」行者道：「你把那齋天的素供，怎麼推倒喂狗？可實實說來！」那郡侯不敢隱瞞，道：「三年前十二月二十五日，在本衙內齋天，因和妻惡言相鬥，一時氣憤，推倒供桌，潑了素饌，果是喚狗來吃了。這兩年憶念在心，神思恍惚，無處可以解釋，不知上天見罪，遣害黎民。幸虧老師降臨，萬望指示。」行者道：「那一天正好玉皇下界，見你將齋供銀狗，又口出惡言，因此玉帝立下三件事罰你。」隨將披香殿上山、麵山、鎖梃的事說了。八戒笑道：「不打緊，不打緊，哥哥肯帶我去，我變出法身來，一頓把他的米麵都吃了，鎖梃弄斷了，定能下雨。」行者道：「獸子別胡說，這是上天所設的計，你如何得見？」三藏道：「這怎麼辦？」行者道：「說難也並不難，我臨行時，四天前曾對我說，只有作善可解。」那郡侯拜伏在地，哀告道：「但憑老師指教，下官一一皈依。」行者道：「你如真心向善，趁早唸真經，行善事，我還可替你想辦法，假如仍像以前那樣的不敬上天，恐怕連性命都難保了。」

那郡侯磕頭禮拜，發誓皈依。當時召請本處僧道，開建道場。郡侯率領官員拈香禮拜，答謝天地，引罪自責。三藏也給他念經。一面飛報各處，教城裏城外大小人家，不論男女老幼，都要燒香唸佛行善。行者却才歡喜。對八戒、沙僧道：「你兩個好生護持師父，等我再去上天看看。」從雲頭，直至天門外，碰到護國天王，又見使者，捧了僧、道兩家的文牒，送至通明殿，由四天師傳奏玉帝，玉帝見了道：「那人既有善念，看三事怎麼樣？」正說間，忽有披香殿管事的天官報道：「所立的米、麵山都倒了，一霎間米、麵都沒了，鎖梃也斷了。」這時，當駕天官又引鳳仙郡土地、城隍等來拜奏：「本郡郡主及滿城大小人家，沒一人不皈依佛法，敬天向善。拜請普降甘雨，救濟萬民。」玉帝聽了大喜，即傳旨：「着雷部、風部、雲部、雨部，各遵號令，去下方鳳仙郡界，降雨三尺零四十二點。」

行者心急，已先領了雷部神將和閃電娘娘，去鳳仙郡上空作起法來，一時間，忽喇喇的雷聲，金蛇般的閃電，交相大作。那鳳仙郡，城裏城外，大小官員，軍民人等，整整三年不曾聽見雷電，今日碰着雷聲閃電，一齊跪下，頭頂着香爐，有的手拈着柳枝，都唸「南無阿彌陀佛！南無阿彌陀佛！」須臾，其他各部也到，真是雲霧濛濛，雷聲轟轟，電光閃閃，狂風浪浪，大雨傾盆，一日雨下足了三尺零四十二點，衆神漸漸收回。孫大聖高聲叫道：「那

四部衆神且暫停，等老孫去叫那侯拜謝列位。列位可撥開雲霧，各現真身，讓他們看看，才會信心供奉。」衆神聽說，只得都停在空中。

行者按落雲頭，回到那侯衙門，三藏、八戒、沙僧，都來迎接。那那侯一步一步來謝。

行者道：「且慢謝我，我已留住四部正神，你可傳召臣民同來拜謝，教他們以後好來下雨。」

那侯隨即發出飛報，都一個個拈香朝拜。那風、雲、雷、雨四部天神們，撥開雲霧，現出

正身，等了半個時辰，大聖對衆神作禮道：「有勞！有勞！請列位各歸本部，老孫還教郡中

人家，供養神像，誠信醮謝。」

行者送走了衆神，就要和三藏收拾走路。那侯慌忙阻住道：「孫老爺說那裏話，這一場

雨，真是無量無邊的恩德，我這裏已差人辦備酒宴，奉答厚恩，買下土地，和老爺們起建寺

院，勒碑刻石，四時享祀，即使刻骨鏤心，也難報萬一，怎麼就說走路的話！」三藏道：「

話雖不錯，只是我們真經尚未求得，不敢久住。再等一二日定要起身。」那那侯那裏肯放。

連夜差多人治辦酒席，蓋造寺廟。

今天請，明天請，留住將近半月。一天，那侯請四人參觀寺院。唐僧驚訝道：「功程浩

大，怎麼這樣快就完功了？」那侯道：「下官催督人工，日夜不停，到今天才完工，特請各



位去看。」「大家都到新寺，見那殿閣巍峨，山門壯麗，都不住地讚好。行者請師父留一寺名。三藏道：「有，就叫『甘霖普濟寺』吧。」「那侯連聲道：「很好！很好！」又見左邊立有唐僧師徒四人的生祠，右邊是雷神、龍神等廟，每年四時祭祀。

唐僧參觀畢，謝了郡侯，動身西行。那一郡人民，知道留不住，紛紛獻送錢物，也分文不受。只得奏起鼓樂，伴送三十里遠近，還不忍分別，忍着淚，直到看不見才回去。

唐僧歡歡喜喜別了郡侯，在馬上向行者道：「好徒弟，這一場功德，比搭救比丘國兒童更強，這都是你的功勞。」「沙僧道：「比丘國只救得一千一百一十個小兒，怎像這場大雨，五穀重生，救活了千千萬萬性命，大師兄真是法力通天，恩德如山。」「八戒掬着嘴道：「哥哥的恩也有，善也有，但只是常常作踐老豬。」「行者道：「我在那裏作踐你？」八戒道：「也夠了！常照顧我被綑，照顧我上吊，今在鳳仙郡施了這場恩德，就該住上半年，讓我吃幾頓自在飽飯，却只管催促行路！」三藏喝道：「這個猢猻子，怎麼這樣貪嘴，快走路，別再胡扯！」八戒不敢再說，低着頭，只是笑，挑着行李，師徒們同上路。